

中國

書法

全集

37 米芾一



主編 劉正成

本卷主編 曹寶麟

37

宋遼金編

米芾卷一（附米友仁 吳琚 王庭筠）

中國書法全集

(京)新登字 019 號

顧問 沙 洪  
林 准  
龔如甲  
策劃 葉妮妮  
劉正興  
傅淑群  
責任編審 王鐵全  
技術編審 崔志强  
責任編輯 王鐵全  
吳鴻清  
圖版編輯 蕭新柱  
技術編輯 周德壽  
張志學  
姚燕生  
嚴 峻  
地圖編輯 樊鴻林  
封面設計 羅 洪  
版式設計 崔志强  
設計指導 侯榮亞  
扉頁題字 劉正成  
圖版攝影 鄭衛國  
馬小全  
責任校對 張家璋

中國書法全集第37卷  
劉正成主編

---

出版發行：榮 齋 齋 出 版 社  
地 址：北京市宣武區琉璃廠西街19號  
郵 編：1 0 0 0 5 2  
經 銷：新 華 書 店  
排 版：好利（北京）電腦印刷有限公司  
製 版：水利電力出版社印刷廠  
印 刷：北京通縣振興印刷廠

---

開 本：850×1168 1/16 印張：18  
1992年3月北京第一版 1997年10月第三次印刷  
ISBN7-5003-0137-5/J·138

---

37-011000

米芾員外像



米芾像

入境寄

集賢林舍人

揚帆載月遠相過  
佳氣惹人聽  
浦歌路不拾  
遺知政肅野  
多滯穗是時  
和天分秋暑  
資冷興味  
獻溪山入  
醉哦便担  
擔餘共研墨  
線版書盡  
剪

江波



南宮天機筆好



帶篋中懷素帖為

方長安李氏二物

王起郡薛道祖所便

蓋云自老婦黃氏者也帶

贈于任道宗一年揚州送

酒百餘尊其他不論帖

亦亦嘗見也如許所併馳

上研山明口婦也更有

一二字筆法如

米芾文選公用



昔非才常到咫尺音  
敬  
款然此想

度侍為之增勝小詩因以

奉  
寄

希聲為吾英友  
帶上

竹前槐後千陰環壺

領華香屢法還雅興

欲為十字客具人和端

使了身閑



兼頓首戎帖一薛

帖五上納陰林蔚為況

如月之如也

臨沂使君帖





# 總目錄

米芾畫像

序言

原色法帖選頁

米芾評傳

米芾的書法藝術

米芾與蘇黃蔡三家交遊考略

米芾《太師行寄王太史彥舟》本事索隱

米芾《篋中帖》考

米友知小考

米芾作品

曹寶麟

1

沈鵬

15

曹寶麟

19

曹寶麟

27

曹寶麟

32

曹寶麟

35

37

附：米友仁作品

吳琚作品

王庭筠作品

作品考釋

海岳名言注釋

米芾書論選注

米芾年表

米芾行踪示意圖

主要引用參考書目

圖版目錄

沙孟海注

曹寶麟校

曹寶麟

曹寶麟

曹寶麟

566 561 559 558 544 535 472 464 451 443

# 米芾評傳

曹寶麟

天姿凌轢未須誇，集古終能自立家。  
一掃二王非妄語，只應釀蜜不留花。

清·王文治《論書·米芾》

當一個新一統的王朝在戰亂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時候，其文化的復興，必然遲於政治經濟的中興，這似乎是歷史的規律。經過五代半個世紀的干戈擾攘，趙匡胤代周而起，建立了宋朝（九六〇），但將最後一個割據的南漢納入大宋的版圖，真正臻於四海混一，却已到了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九七九）。作為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書法，也只有人心安定之後，才會重新產生興趣。《閣帖》刻成於太宗淳化三年（九九二），便是一個很好的證明。然而，僅就後來被米芾認為遺憾的一件事情，便足以說明其時書法已衰陋到何等地步了：『太宗皇帝借其（指駙馬王貽永）藏書模《閣帖》，但取郝愔兩行，餘王戎、陸雲、晉武帝、王衍及此謝帖（指謝安《八月五日帖》）、謝萬帖共十二帖，皆不取模版。』這當然是痛心於主其事的王著目鑿低下，優劣尚且不辨，更何論真贋了。但即使是如此質量的法帖，亦唯勳戚顯宦才有幸獲賜，那麼其復興書法的作用，在一般士大夫中就很難奏效。於是，被米芾深惡痛絕的『趣時貴書』的習尚就在

朝野蔓延開來。歐陽修無愧起文之衰的驍將，憂患於時弊的嚴重，他歎道：『余常與蔡君謨論書，以謂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廢於今。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蓋忽不為爾！』朱弁《曲洧舊聞》卷九說出了『非皆不能，蓋忽不為』的原因，他說：『唐以身言書判設科，故一時之士無不習書，猶有晉宋餘風。今間有唐人遺跡，雖非知名之人，亦往往有可觀。本朝此科廢，遂無用於世，非性自好之者不習，故工者益少，亦勢使之然也。』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九也說：『國朝不以書取士，故士亦鮮以書名家。』歐公所謂『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之中，不言而喻當有蔡君謨，但即使被推為獨步的他，哪有才力從唐人的唾餘中掙扎出來呢？趙構《翰墨志》云：『書學之弊，無如本朝，作字真記姓名爾！其點畫位置，殆無一毫名世。』無疑即指這個建國雖已百年而書學依然萎靡的時期。

百年必有偉人出。自蘇軾、黃庭堅、米芾三傑崛起，繼絕開往，宋代積弱的書壇才出現了新氣象。其中米元章以超人的天份、淹博的學識和卓絕的勤奮，為自己贏得了萬世不祧的地位。可以說，宋代若無米襄陽，其在整個書法史的光華定會大大地遜色；後世若無米襄陽，其談助的齒頰之間，恐怕也會淡而無味了。

米芾（一〇五）

正後人、鹿門居士。年定居潤州（今江蘇）。哺乳，以此舊恩，米信，但米芾本值「信」字，也從芾祖，米芾恐也不會門闕的宋代備受時塔、米元章庵。於「塔」、「庵」子又於「塔」、「內，故云。」按「我常。『塔颯』又『穢』、『骯髒』，史攻擊為因出身可怕陰影的籠罩。無端的謙卑，有時

然而，我們

元章二十一歲『神宗紀二』：『即有父蔭者。這

拜。』無人在場而如此，非自然流露而何？但另有一半却是飾於偽裝。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奇裝異服。他戴高帽，着深衣，全然『不用世法』，雖被友朋譏爲『活卦影』而不顧，他是唯恐別人不注意他的。其好友張大亨竟譽之爲『衣冠唐制度，人物晉風流』，說明他確知道自有識者會報以青睞。元章也熟諳視聽二字缺一不可，所以他經常出語怪誕以聳動衆聽。不過他終以不談政治爲限度，在雍丘得到教訓以後，他不敢再違背『重絨議法口』的諾言了。惠洪《冷齋夜話》卷四云：『米芾元章豪放，戲謔有味，士大夫多能言其作止。有書名，嘗大字書曰：『吾有瀑布詩，古今賽不得。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人固以怪之。其後題云：『蘇子瞻云：此是白樂天奴子詩。』見者莫不大笑。』趙構《翰墨志》記載一帖更發噱：『承借刺員，其人不知，自稱曰張大伯。是何老物，輒欲爲人父之兄？若爲大叔，猶之可也！』老米的手段，已不下今日相聲的『抖包袱』。其喜劇效果居然引得皇帝也忍俊不禁，那麼他的預期目的也就達到了。

元章的所有伎倆中最使人難以忘懷的，恐怕就算是潔癖了。洗手不用巾拭，相拍至乾之類的事，爲宋人所津津樂道。但其『不情』，也有露餡的時候。莊綽《鷄肋編》卷上云：『其知漣水軍日，先公爲漕使，每傳觀公牘，未嘗滌手。余昆弟訪之，方授刺，則已須盥矣，以是知其僞也。宗室華源郡王仲御家多聲妓，嘗欲驗之。大會賓客，獨設一榻待之，使數卒鮮衣袒臂，奉其酒饌。姬侍環於他客，杯盤狼藉。久之，亦自遷坐於衆賓之間，乃知潔疾非天性也。』像莊綽這樣刻薄的人，到最後也還不免筆鋒一轉道：『然人物標致可愛，故一時名士俱與之遊。』由是觀之，元章的佯狂，在有權有勢者眼里即使出格過火，但只要像淳于髡、東方朔那樣諷刺不傷雅，正是他們無聊的生活中最爲需要的。

老米畢竟工於心計，然而智是『圓』了，其行却顯得不那麼『方』。鑒於他既要養家活口，又想買字苦學，故對於這樣一個有局限的歷史人物，我們只能報以悽然的一笑。

如果說老米是整日價裝瘋賣傻、插科打諢，那就錯了。他何嘗沒有正常人的真情實感和正直人的古道熱腸？他在雍丘的所作所爲，即使稱不上可歌可泣，也足以改變歷史對他的偏見的。請看：『白頭縣令受薄祿，不敢鞭笞怒上帝。救民無術告朝廷，監廟東歸早相乞！』（《催租》）這樣沉痛的詩句，哪會出於全無心肝的人之口？若是墨吏惡胥，是寧肯盤剝百姓也要邀功請賞的，他們斷然不屑一顧瀕於絕境的災民死活，但元章心中的秤桿顯然偏向哀哀無告的農民。這樣一來，他反而無所適從：一邊是拿他薄祿的皇帝，一邊是愛當如子的黎庶；皇帝固然不能欺罔，黎庶又怎忍以刑威逼？在上書宰相、奏劾監司等一切努力都失敗之後，他最終只能與昔賢掛冠解組殊途同歸了。倘若說『庖丁解牛刀』的憬悟是以後混跡官場的護身符的話，那麼下面這篇《座右銘》應該刻上雍丘壯舉的紀功碑——『進退有命，去就有義，仕宦有守，遠恥有禮。翔而後集，色斯舉矣。』（《寶晉英光集》卷六）我相信，此銘以及文集卷八所收的《到任榜》、《六順曉示》，都應作於雍丘之時。《到任榜》有『饑荒則賑濟緩急，闕乏則借貸與錢糧。百姓無對本加倍利，無流移鄉土，而衣食給足。國家不以張官設吏，收給爲勞。有凶歲倚闔赦放之恩，是隱恤百姓德澤甚厚……』等語，元章最終以自我放逐來向百姓遜謝未踐宿諾之罪。單就這一點來說，老米已可無愧古代《循吏傳》中的先哲了。

紹聖以後，元祐舊黨無論朔、蜀、洛三派貶謫殆盡，朝端已基本上沒有正人君子。米芾經過三年閉門思過，復起爲漣水軍使。這時他就聰明多了，不再像雍丘那樣愚直狷介，也變得玩世不恭起來。《宋稗類鈔》云：『米元章守漣水，地接靈璧（今屬安徽），蓄石甚富，一一品目，加以美字，入室則終日不出。時楊次公（傑）爲察使，知米好石廢事，因往廉焉。至郡，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付公，汲汲公務，猶懼有闕，那得終日弄石？』米逡巡以手於左袖取一石，其狀嵌空玲瓏，峰巒洞壑皆具，色極清潤。米芾舉石宛轉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左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甚，又納之左袖。最後出

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又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取之，逕登車去。『幸虧來按察的同病相憐，否則元章因此丟了烏紗也未可料。他做詩頗為得意地對薛紹彭說：『部刺不糾翰墨病，聖恩養在林泉鄉。風沙漲天烏帽客（謂薛），胡不東來從此荒？』（《書史》）一己逍遙，尚嫌冷清，最好是呼朋引類，把臂入林。從書札中得知，被元章邀到漣水的還有林希、蔡肇、陳覺民等人。此輩皆是朝廷命官，尚且可以如此散誕，由此看來，元祐年間終究還講一些風紀。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六：『元祐中，陳正字無己（師道）為徐州教官，亦擅離任至南京別東坡先生，諫官彈之，亦不加罪，祖宗優待文士如此！』漣水為軍州，時廢時置。在天下太平之時，這種名義上的軍，其實只同縣。元章一生三次出為軍使，自非偶然。或在皇帝意中，這樣玩忽職守的人，給他個『陋邦』戶位竊祿，不也正能體現朝廷養士的『聖恩』麼？』

今天留下的米芾手跡，書於漣水的最多，草書已經多年未習，至此又舊業重操，這也頗能說明一些問題。元章的『無為而治』，當然大受鄉紳地主的歡迎。李之儀有信云：『某上啟元章漣水使君節下：……南來者一口交響，謂自過揚子渡，行路無不咨嗟頌詠，每道及公名姓，則以手加額上，不謂至此而猶未還召，其勢亦不能久矣。更希善愛以對之！』又一書云：『近見子魯曾公書，道公學術高明，政事聲譽，挽之不斷，企仰何及！』（《姑溪居士全集》卷二十一）到了光緒年間孫雲錦所編《淮安府志·仕跡》，竟說：『米芾知漣水軍，用文雅為治，尚禮教，祛淫祠。任滿之日，歸橐蕭然，圖書之外無他物。偶值風浪，作詩矢（誓）神，即止。』則除了『咨嗟頌詠』外又加入神話色彩了。既識個中奧妙，那麼這種阿諛，終近肉麻可鄙。米芾在漣水曾寫過一首《獄空行》（《寶晉英光集》卷三），向上司楚州太守唐頌表功。獄空，意謂無人犯法，治下清晏，但這種把戲往往虛誑，犯人被藏匿轉移即是故伎。但我終竟還不忍懷疑元章，因為漣水去雍丘到底只晚幾年，他似不至於墮落得如此迅速。如

果『任滿之日，歸橐蕭然』尚堪置信的話，那麼他在漣水的三年，儘管已成昏官，幸虧還不是個貪官！

元章生命的最後十年，已如下坂之輪，越滑越快，愈陷愈深。因已有專文論列，不翻陳帳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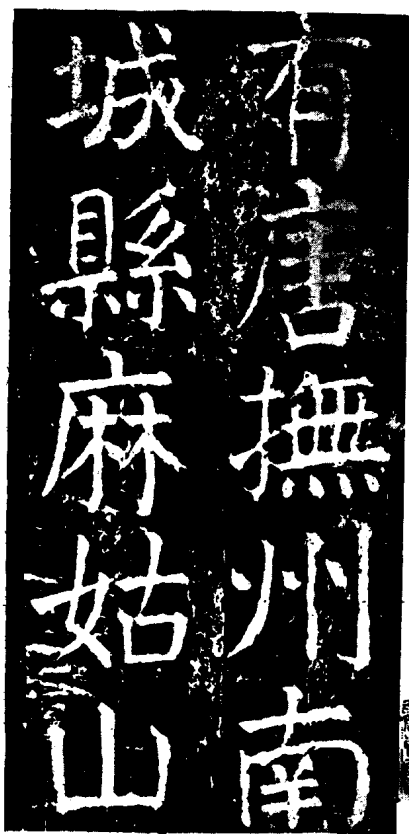
至於米芾的宦歷，他在當禮部員外郎被劾時爭辯說：『在官十五任，薦者四五十人。』但任何一書都沒有講全過，有的甚至僅列的幾任次序也誤。現梳理如下：一、秘書省校書郎；二、浚州縣尉；三、臨桂縣尉；四、長沙從事；五、杭州觀察推官；六、淮南幕府；七、潤州州學教授；八、雍丘縣令；九、監中岳廟；十、漣水軍使；十一、發運司管勾文字；十二、蔡河撥發；十三、太常博士；十四、監洞霄宮；十五、無為軍使；十六、書畫博士。如果到書畫博士時為十五任，那麼可能他不把監洞霄宮計算在內，因為他任無為軍自稱為『復官』。由於後世稱元章為『米南宮』，南宮即禮部別稱。有的書說元章未入拜而彈章已上，因被白簡逐出。然而元·周密《雲烟過眼錄·天台謝奕修養浩齋所藏》（卷下）中分明記載了『尚書禮部員外郎米芾審定』的《辨印帖》，可證此說乃屬耳食。所以在其宦跡中理應再加上：十七、禮部員外郎；十八、淮陽軍使。

## 一一 書藝

在書法王國裏，米芾不再是一個到處搖尾乞憐的卑瑣形象了。他儼然是個君主，氣使頭指，目空一切。《伯充帖》云：『辱教天下第一者，恐失了眼目。但休以相知，難却爾！』譯成大白話，那就是：『承你說我是天下第一號書家，恐怕是有眼無珠了吧？但是我對你了解我着實感到吃驚，所以很難再推託了！』這哪像是客氣話？但是平心而論，他的自負，還不是狂悖到不着邊際。我不禁設身處地為他發想，如果到當仁不讓的節

骨眼上不許他自我陶醉一番，那一腔惡氣不真要把他憋死了嗎？

米芾家世爲武夫，其父是英宗隨從，官至武衛將軍，但《章聖天臨殿銘》却願稱他爲「我先大夫」（卒贈中散大夫，爲正五品上階文散官）。偃武修文之時，無用武之地的軍官，必欲改換門庭而後快。東坡薦劉季孫的理由，即是「雖備位將領，未盡其用」，後來果換文職隰州太守。這也就說明當時重文輕武確是普遍的社會心態。米芾六歲就接受詩禮之教，七八歲受責學顏楷，都體現了其父「親儒嗜學」（《襄陽縣志》）的不懈努力。



唐 顏真卿 《麻姑仙壇記》

大凡後來成了名，就要諱言穿開襠褲那陣兒了，這種文人的通病，元章自亦不免。翁方綱《米海岳年譜》引米芾手帖云：「余年十歲，寫碑刻，學周越、蘇子美札，自作一家。人云有李邕筆法，聞而惡之。」我覺得此話就有些矯飾。元章固然不喜北海，說過他如「乍富小民（暴發戶）」，但畢竟是較晚的事，我不信十歲幼童竟有如此「覺悟」。難道學抖擻的周膳部而成了如象的李北海，還不值得慶幸麼？何況米芾如早就「惡之」，應不至於三十歲時在長沙拜謁《嶽麓寺碑》，隔年又迢迢到廬山去訪《東林寺碑》，並兩次都在碑上題名了，也不至於遲至元祐二年還用張萱畫六幅、徐浩書二帖與石夷庚換李邕《多熱要葛粉帖》了！李之儀說：「余嘗評元章書，迴旋曲折，氣古韻高，上攀李泰和（邕）、顏清

臣爲不足，而下方徐季海、柳誠懸爲有餘，未易咫尺論也。」（《姑溪居士全集》卷三十九）我倒不認爲李評可爲定論，但米書俱堪目證，二十四歲與潘景純同遊臨桂龍隱巖題名摩崖，我嘗駐足靜觀，只覺略存氣勢，全無「自作一家」的影子。再晚至三十歲的《步輦圖》觀跋，點畫不及關蔚宗，趣味殊減劉次莊，深感米芾天資實遜學力，若無日後的臨池苦學，也會如王安石記仲永似地化爲常人。我這樣說並非危言聳聽，相反，我覺得只有廓清歷史的迷霧，倒更能使人認識一個天才是怎樣自我完善，水到渠成地成長爲一代偉人的。

宋四家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他們的學書起步，都沒有名師的傳授。（山谷啟蒙於舅氏李常，但公擇並無盛名）這實在有異於前幾代的書家。自王羲之而下，師生授受，因而「道統」不絕。至經唐末五季之亂，不絕之縷也就中斷了。其消極的影響，即造成有宋百年的書學衰微。空無依傍，正是高手缺乏的具體表現。而蔡、黃、米三人皆不期然地學過小官周越，也說明「趨時」的動力，還不完全取決於被學者貴達與否。然而從積極意義上說，這樣的時代確實爲天才們提供了一塊任憑縱橫馳突的莽原。宋賢提倡「夏夏獨造」，正是時勢使然。通過各家多方的取向和成敗的嘗試，形成於北宋中晚葉的尚意書風，內容形式諸方面與前代相比，其差異畢竟強烈得多。但這些成績的取得，與他們付出的艱辛代價，應該是成正比例的。

元章在晚年寫了一篇《自敘》（見圖版），對一生的學書經歷作了一個回顧。其中既有不够全面的地方，也存在故意迴避的情節。老米時逞狡猾，此亦不足爲怪。我們只能綜合各種資料，對他集古成家的過程勾出一個大致的輪廓。

學童學書的起手顏柳，無疑是由來已久了。元章自言：「余初學顏，七八歲也。字至大一幅，寫簡不成。見柳而慕緊結，乃學柳《金剛經》。久之，知出於歐，乃學歐。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而學最久。」在慕褚之前，寫的都是正楷。學顏楷而放大，易得其寬博正大的體勢，但他認

相則為著  
取法相即  
何以故若  
人衆生壽  
不應取非  
常說汝等  
後喻者法  
與菩提於

爲這有挑踢習氣的字不來  
了。從翁引手帖看來，

兩三年時間罷了。到十

二人以草書知名，但既

得患失、見異思遷。可

陽秋》卷十四云：「元

子敬……《襄陽學記》

鈞，沉着痛快處，遜法

刺史楊漢公書，有鍾法

讓，中唐人，後世絕無

藏，故可言『學書須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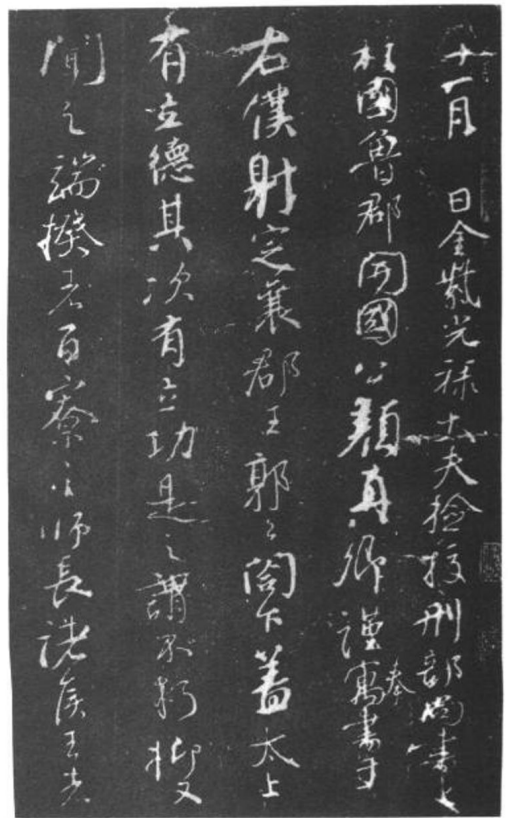
元章的家藏見諸《書史

東之下棋贏來的。所以

點不可謂很高。

米芾在聽從東坡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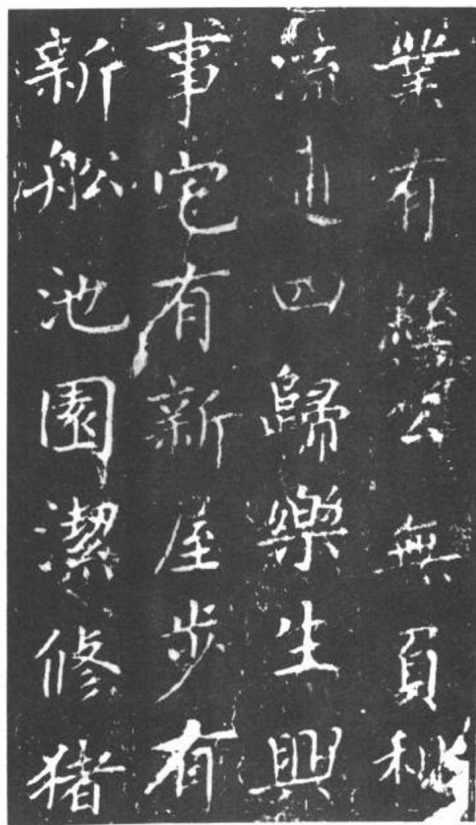
唐 顏真卿 《爭座位帖》

但即是如拳大字的《嶽麓道林寺》詩牌，他還是借臨了半年，可見《自敘》所云亦不免英雄欺人。第四個是段季展。此人米芾用「轉折肥美，八面皆全」讚之，實在難得，但段氏之書在宋已經稀見。王闓之《澗水燕談錄·書畫》云：『唐劉忠州晏《重修禹廟碑》，崔巨文，段季展書。劉，當時顯人，所記撰及書碑者，宜皆知名士，矧巨文之文、季展之書有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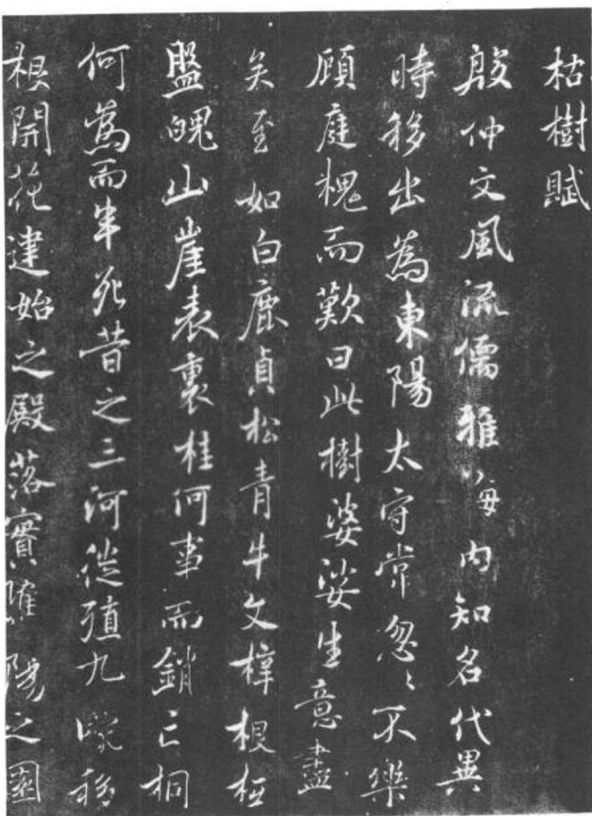


唐 歐陽詢 《卜商帖》

者，而其名不著於世，何也？景祐中，周膳部越為三門發運判官，始以墨本傳京師。越書為當時所重，以是季展書亦為人所愛。『元袁楠《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六云：『米襄陽學段季展，得其刷掠奮迅，故作大字悉祖之。考諸石軍《筆陣》，實未有是體。蕭齋丈（疑指唐李約），蓋其鼻』



唐 沈傳師 《柳州羅池園碑》



唐 褚遂良 《枯樹賦》